文史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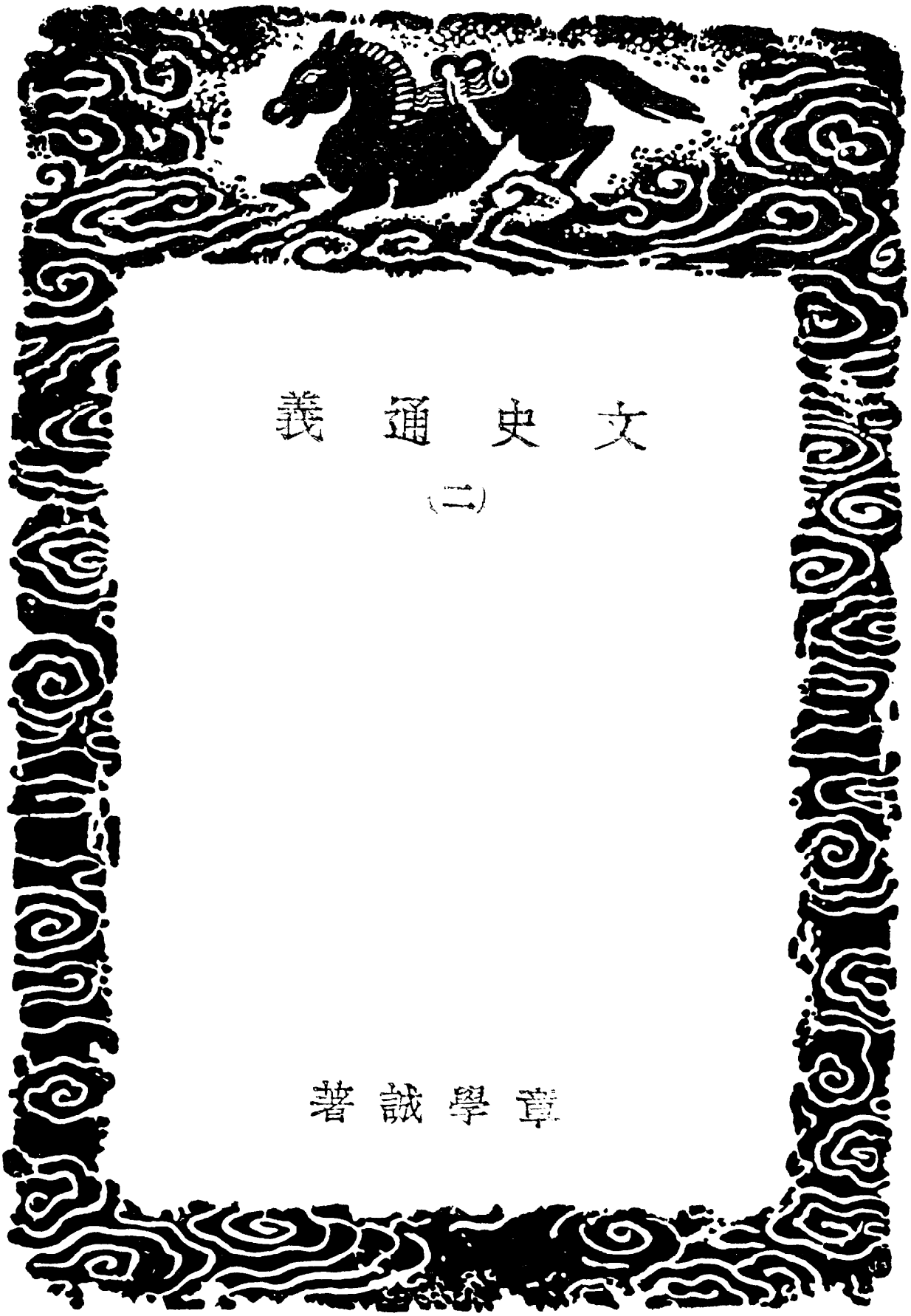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史通義

(二)

章學誠著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十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

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章卓而辭躓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鷽雀假鵬鷁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贋。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愼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

也。知此意者。可以鬻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橘）榷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鼎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鎔鍾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尙而立言矣。（風尙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鄭傳之達。剿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

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眞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眞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尙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戴之俗書・見識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嬰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尙鄭許。今之風尙如此。此乃學古。非卽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辯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誕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誕。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

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狥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狥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糠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葛褐也。其有署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砆瑌。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砆瑌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砆瑌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砆瑌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砆瑌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砆瑌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砆瑌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

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尙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尙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愼於治偏（眞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過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己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尙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天下寥寥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

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己譏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尚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

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閤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服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

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寧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愼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評。）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玄駁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藝。（鄭玄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玄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稱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體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

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道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文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對）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倣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

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卽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卽自名家。（賈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賈氏易・申公魯詩・蓋卽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爲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彥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愼者也。

通史之修。其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敍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　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

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愼。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塡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悞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敍次。

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書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毫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衞。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衞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

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柢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愼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措。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

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愼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

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苗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眞。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尙道教。則有眞人賜號。（南華冲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眞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名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

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峯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眞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序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崩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崩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一十八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

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卽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較讐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慎玉・披沙・李咸用・屠龍・熊皦・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言。則卽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後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塡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道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卦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

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皐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

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衞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晉哀與齊景亦較衞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仲其臆歟。余曰。比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

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眞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搆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

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敍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肆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

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嚼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夫。老人富貴而己貧賤也。人高第而己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

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豕腹鼈甕羊角戞戞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蟫蠹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

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點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點也。非點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狥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實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點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狥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删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删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删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搆。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删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

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爲集中之傳記。卽非删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删述。庶幾得當焉。點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曆算家有其書矣。袁錄曆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敍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讎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删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删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鼗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敍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啓鄭樵誣班氏以盜

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敍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敍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敍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略。乃使後人

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點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博額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

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以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瞽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

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敍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敍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敍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眞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傾軋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

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廣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狥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觀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繰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驁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

也。天下之名。定於眞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眞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眞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狥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尙也。風尙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狥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眞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平。天下之大。豈無眞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眞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

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齕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衒竊轡。踶趹嚙齕。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宜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敍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謚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

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聒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關。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啓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祿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

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國家令典。郊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恩循例。羣臣誥勅。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鬬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苫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尙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鷓鴣既處飄搖。不爲睨睆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册祝制誥。則追諡先朝。册后建儲。以至訓敕

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惧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册。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删。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此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

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敍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

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惧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惧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徹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脣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回書排忠節而飭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修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

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

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攷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

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籩豆。而糞土不可登籩豆。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

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猶纂書。以爲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扁鵲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武故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

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菟園私册。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之書。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是箋蹄噣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

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